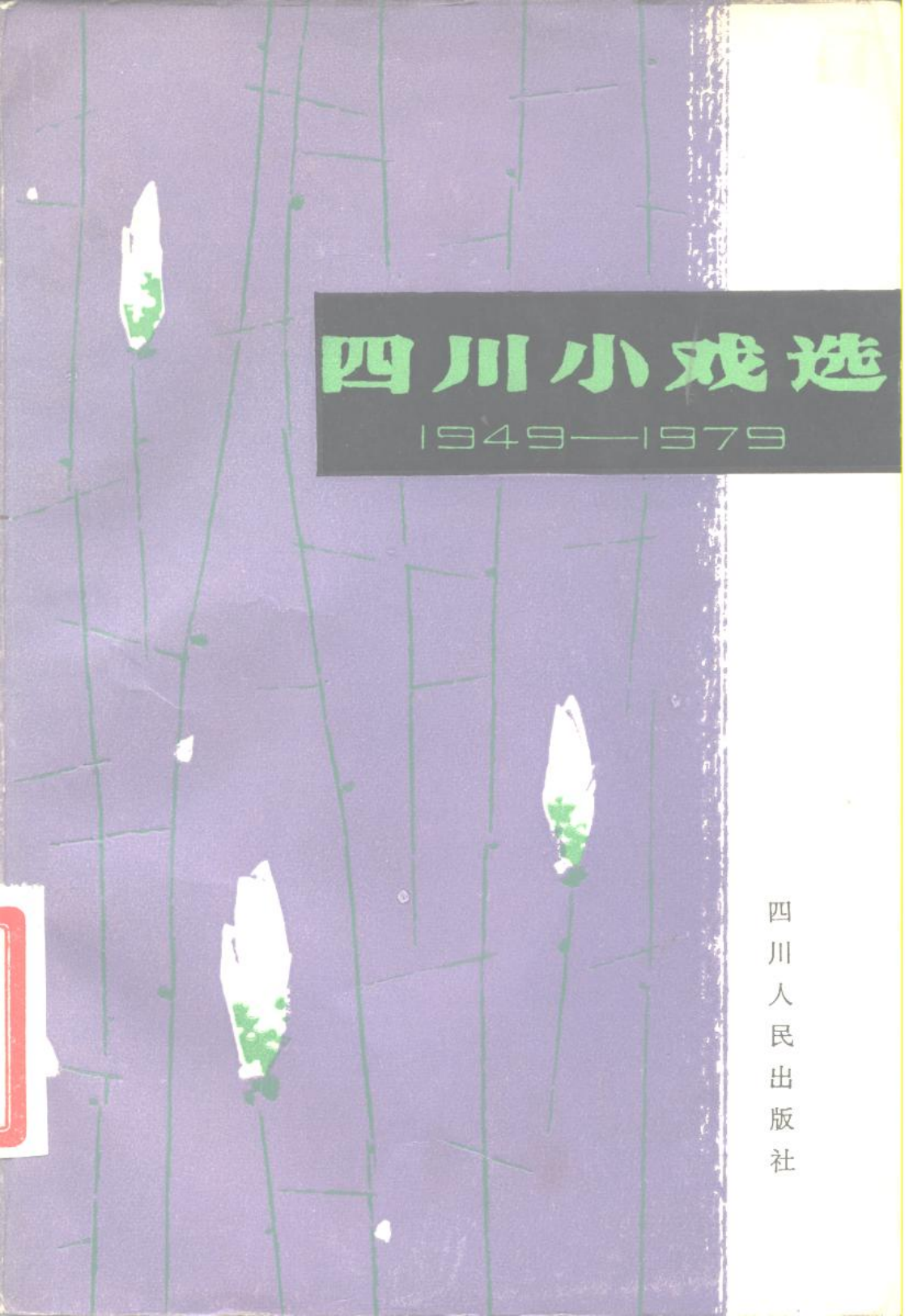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四川小戏选

1949—1979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I230.7/2

四川小戏选

(1949——1979)

中国戏剧家协会四川分会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
四川小戏选(1949—1979)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14.375插页2字数307千

1980年9月第一版 1980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500册

书号：10118·313

定价：1.32元

目 次

0019/22

小 话 剧	母亲的心	1
	女技术员	35
	唐金花	68
	开堂之前	102
	接么女	126
	就错这一回	144
	知音人	158
	生 日	187
	朋友之间	211
	向阳路上	242
	九号服务员	267
	两个理发员	293
	逗硬工分	312

小川剧	秀才出门	338
	罢宴	349
	两亲家	369
	晒场边	387
小歌剧	两块六	410
谐剧	在火车上	440
手掌木偶戏	老公公种红苕	447

编 后

母亲的心

刘沧浪

在中国边境上，靠近鸭绿江岸的一个城市。

这个城市里，居住着亲如手足的中朝人民。他们过去共同遭受过苦难，共同用拳头和刀枪反抗过日本帝国主义，反抗过蒋介石；现在又一块儿在这里建设着和平幸福的生活。美帝大举进犯朝鲜以后，这个和平城市里，处处燃起了愤怒的火焰。朝鲜儿女纷纷渡江，回到祖国去杀敌，中国人民也义愤填膺，纷纷加入志愿军，随着亲爱的兄弟——朝鲜人民渡江，并肩作战。

本剧就发生在这汹涌澎湃的怒潮中。

戏剧发生的地点，是靠着江堤的工人住宅区。

舞台上的情景是这样的：右边露出房子的一角，那是剧中老崔住的地方。左边也可以看见一座房子的门窗和房檐，这是剧中周大妈一家子的住所。横贯后台中是一道江堤，有三四步石级下到台中来。堤上有一棵垂柳，枯了的柳枝垂挂在舞台上空。江堤的后面是奔流的鸭绿江。江对面，隐约可见的是高耸的积雪的山峰，就是英勇战斗中的朝鲜的国土。

这儿是比较清静的地方，很少有人打这儿经过。

剧中出现的有这样一些人物：

周大妈——一个饱经忧患的工人的母亲。

周占魁——大妈的次子，二十几岁的机车厂工人。

桂 花——占魁的媳妇，来自农村的妇女，二十岁。

老 崔——朝鲜人。三十多岁，受过锻炼的机车厂的老工人。

崔嫂子——老崔的妻子，朝鲜人，二十多岁。

亲家母——桂花的妈，一个农村老太婆。

〔开幕时，是下午近黄昏的时分。

满天的彩霞，衬托出西岸的江山，无限美丽。

〔台上静静的。

〔崔嫂子一人伫立在江堤上，沉默地凝望着江的对岸。

〔江这边远处，有一个朝鲜男人在悲愤地唱着歌：

——啊！啊！

我每天站立在江边，

我每天思念着家园。

我胸中充满了愤怒，

我满腔啊，燃烧着复仇的火焰！

啊！啊！

我要回去，

回去保卫我的祖国！

我要回去，

回去保卫我那美丽的家园！

〔歌声低沉地继续着。

〔老崔急急地自堤右上。

老 崔 （发现是嫂，停住。思索一下，轻声地）玉喜！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去？

〔嫂看了崔一下，不语，仍然凝望着。

老 崔 （静了一下）孩子呢，没有醒吗？

〔嫂不语。

老 崔 （故意有兴致的）哈哈！你怎么啦？干吗不说话？

〔嫂不语。

老 崔 （抚嫂的肩）噫？你哭啦！——你这是干什么呢？

〔嫂不语，低头拭泪。

老 崔 （沉默了一下，象哄她似地）咱们回去吧，啊！你在这儿望了两个多钟头了，望够啦，该回去喽！说不定孩子在床上尿尿了呢。哈哈……

（去拉她）

〔嫂挣开，不语。

老 崔 （注视了她一下，心情有些激动）哎呀，别看了，有什么好望的？这下边是鸭绿江，你难道没见过？（一顿，沉重地）江那边是山，山后边是咱们的老家——

崔嫂子 （低声而愤愤地抢过话来）唔，咱们老家。美国鬼子正在那儿放火，杀人！

老 崔 （沉默一下，严肃地）唔。……可是，可是你这样望着能有什么用呢？

〔沉默。

崔嫂子 （转向崔，坚定的声音）老崔！你们开会决定了没有？什么时候走？

老 崔 今天晚上，要不明天一大清早。工会要我们随时准备好，一通知就出发。

崔嫂子 （紧逼一步）那，老崔，咱们这次回去的人当中，有女人没有？

老 崔 有！而且不只一个。（兴奋地）她们每个人都有决心——（停住）可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

崔嫂子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！（几乎象吵架似地）我问你，我跟你一样都是朝鲜人，我为什么不能回去！别的朝鲜女人能，为什么我就不能？为什么——

老 崔 （截住话）你干吗又闹这个呢？咱们不是早就谈好了的嘛！你自己也跟周大妈说好了：等我走了，你就搬到这儿（指周房）来住，好好带孩子；周大妈正在给你腾房子呢，你看你，一天三回变，你又变卦了。

崔嫂子 （急切地）我不是变卦，老崔！我实在呆不住。你不知道我心里，心里……（激动地）老崔，我刚才望着望着，我就好象看见了我的老家，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地，我小时候在屋旁边种的树，长得又高又大，雪在上边压得满满地。我好象看见我爷爷跟我奶奶，他们并排地坐在一起烤火，火把他们的脸照得红红的，他们都在笑。我还看见我爹跟我娘，他们，他们——（拉住崔）老崔，美国鬼子要打到那儿啦！美国飞机它会乱炸的，一定会乱炸的！老崔，让我回去吧，老崔我求你，我——

老 崔 玉喜，玉喜！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心里要稳住，不要慌。那些个强盗，咱们不怕他们，咱们会把他们赶出去的。我知道，你心里着急，你想回去，你在这儿呆不住；可是，玉喜，事实上不行哪，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才几个月，不会吃不会喝的，没有妈妈管还行？

崔嫂子 我带着他打仗。

老 崔 那哪儿成呢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打仗的环境多艰苦啊！孩子嫩骨头嫩肉的，怎么受得住？玉喜，听我的话，安心跟周大伯住在一起，大妈就是我们的亲妈，我们在一起过了最艰苦的日子。她老人家会把你当亲生闺女一样看待的。玉喜——

崔嫂子 不，我不。（低下头去）

老 崔 （鼓励地）玉喜，你听我说，你用不着这样难受，把精神打起来，刚才开会的时候，我们回去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百倍的，我们都举起手，宣了誓。大家都有必胜的信心，我们一定会把美国强盗消灭干净的！玉喜，宣誓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比别人更踏实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乖的孩子，我想起他那笑咪咪的样子，我就浑身都是劲儿！我到了战场，我一定会打得很勇敢。玉喜，硬朗一点，从前日本鬼子那么残酷对付我们，我们都没怕过，我们都把它打垮了。今天，我们已经熬炼出来了，更不怕什么啦。玉喜，沉住气，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，等着我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

崔嫂子 （还想争取）可是，老崔，——

老 崔 不要想得太多了，你爷爷奶奶他们不会有什么事的，他们那儿还隔得远着呢。听我的话，没错儿。（抱着嫂的肩）咱们回去吧，回头还要来跟大妈拜寿呢。大妈五十大寿，多大的喜庆事，你这样子皱着眉头子，撅着嘴儿还象话，你说是不是？

〔右边传来孩子的哭声。〕

崔嫂子 哦？孩子醒了，准又把被子踢开了。（往右走）

老 崔 快去吧，我看看大妈，马上就回来。想不通的地方，咱们再仔仔细细的谈，啊？

崔嫂子 （又停住，回身。）我不管，反正我是要走的。（转身急下）

〔崔望着嫂的背影，沉思了一下，吐了一口气，转身向左屋走去。〕

〔周占魁兴奋地喘着气，自右堤上奔来。〕

周占魁 （高喊）崔大哥！崔大哥！

老 崔 （回身）哦，占魁？干吗这样呼吃呼吃的？

周占魁 崔大哥，好消息！最好的好消息！（直喘气）

老 崔 歇口气吧，瞧你这样儿。

周占魁 不要紧，你不知道，我太喜欢啦！一出工厂我就撒开腿儿跑，我一口气，我……（还喘着）

老 崔 （笑了）我看你，噢！屋里去谈吧，我正要去看大妈呢，好消息嘛，叫大妈她们也听听——

周占魁 （睁大了眼）这事儿我妈她们可不能听，一听准砸锅。

老 崔 哦？这倒怪啦。

周占魁 等等,让我去“喽”(看的意思)一下。(奔进左屋)

老 崔 (纳闷)这家伙要搞什么鬼?(望了望,吸烟)

周占魁 (出来,严严的带上门。欣喜地)真美!她们都忙着呐。我媳妇在屋里做针线活儿,我妈跟丈母娘在厨房里剁饺子馅儿,谁也没工夫出来。

老 崔 怎么,你丈母娘也来啦?

周占魁 唔。今儿早上打乡下赶进城来给我妈祝寿来的。还拎了一篮子小寿桃来呢,一个个上边都印着红寿字。真是,什么年月喽;还有心思搞这个,哼!

老 崔 那倒不能这么说。大妈这个寿,千该祝,万该祝,她老人家熬到今天不容易呵!想那年大爹死的时候,你刚下地,我跟你大哥那时候都是小萝卜头,这么高点,日本人又搞得凶——(打断自己的话)喂,怎么又扯起这些来喽!说你的吧,到底是为什么高兴?

周占魁 喂,别忙,让我先跟你打听一桩事。

老 崔 真磨咕。什么?

周占魁 你们那个队伍,什么时候出发?

老 崔 不是今晚上,就是明儿一早。

周占魁 (兴奋地)啊!真棒!我正好赶上跟你们一道走!

老 崔 (吃惊地)什么,什么?什么一道走?

周占魁 把我的好消息告诉你吧。崔大哥,我在厂里请求当志愿军,工会已经同意啦!

老 崔 (更吃惊)你说什么?同意啦?同意你到朝鲜去?

周占魁 (兴奋而骄傲地)喂!到朝鲜去。跟你们在一起,打美国

鬼子！崔大哥，你可不知道，我心眼里痒痒了有好久啊！自打那天听你说，你们朝鲜人准备回去，我心里就象烙饼似地直翻腾，今儿个可捞着这个机会啦！（吐口气）嗯！差点没把我给急死。这下，哼！（冲着江对岸挥拳）你们这群强盗，等着吧！老子就要来揍你啦！

老 崔 （一直在深思，这时摇着头）不对，不对，工会怎么会同意你去的呢？

周占魁 怎么会？我有充足的理由嘛！他们拦不了我嘛！第一，我是个青年团员。第二，我身子结实，喏，你摸摸看，不赖吧！第三，我早先是八路军，我会打仗，我立过功。第四，我跟你们朝鲜人分不开，咱们亲得很。甭说以前在部队里边那些个帮助我们打日本、打老蒋的朝鲜战士喽，就拿你说吧，咱们就是炸弹也炸不开的亲兄弟。你说，你说，我的理由还不够噹噹响啊？啊？

老 崔 （摇头不已，走开去，沉思着。）唔……

周占魁 我就知道还要过你这一关。

老 崔 问题不在我身上……

周占魁 没别的，就是你。要不，我从工厂出来头一个就找你？
工会主任也要我跟你谈谈。

老 崔 跟我谈？

周占魁 唔。要跟你们队伍一道走，当然要找你呀！崔大哥，你知道我这人性子急，什么事都是说干就干，一点也绷不住劲儿，我是马上就到朝鲜去，愈快愈好——

老 崔 （打断周）老弟，不是我往你头上浇凉水，别说你跟我

一道走，连你参加志愿军我都不同意。

周占魁 （跳起来）啊？你不同意？

老 崔 （低着头踱来踱去）太毛燥！完全不考虑实际问题。

周占魁 （着急的追着崔）我一点也不毛燥啊！我没有什么实际问题呀！崔大哥，我的好大哥！你行行好吧！少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拿捏我行不行？我老弟过去有什么莽撞的地方，你就看我年纪轻——

老 崔 真是年纪轻，不懂事。——我马上找工会主任去。

周占魁 （睁大眼睛）什么？（一步跳上堤去，气汹汹地拦住崔的去路）你要想干什么？

老 崔 我要请求工会把你留在工厂里。

周占魁 （简直要翻脸了）为什么？

老 崔 因为你没有去的条件，你完全是小孩子感情冲动。让开路，我马上就要——

周占魁 （怒喊）我不让！我不让！我不让！

〔崔一怔，望着周。

周占魁 （感情充塞使他凝住了一会儿，接着急切而恳求地）我不是冲动，告诉你，我不是冲动！崔大哥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你对我好，你疼我，你护着我，你象从前一样不愿意我吃一点苦，不愿意我到危险的地方去；可是，不要紧的，崔大哥，我有的是战斗经验，老实说，我比你都还强，而且，而且，崔大哥连你都去了，我更不能不去！咱们是亲兄弟，咱们离不开。你爹跟我爹的交情，你比我清楚，咱们不说，就说咱们这一辈儿吧。我打娘

胎一出来，咱们就在一起，那时候我们的爹都叫日本鬼子抓去做苦工，活活的给折腾死了，连尸首也见不着。我妈就带着你，我大哥跟我，三个大大小小的孤儿，在日本脚底下过那个半死不活的日子，咱们一起挨饿受冻，在一起想我们的爹，不知道我们一块儿围着我妈的膝盖哭过多少回。等你跟我哥长大了一点，你们就拚命干活儿来养活咱们一家子。后来我哥逃到关内，又跑到老根据地去了，就是你一个人挑起我们一家三口的担子。那时候，我有一点懂事了，我看着你累得连一口水也喝不进嘴，我真心疼哪！“八一五”，苏联红军帮助我们解放了东北以后，我们刚喘过一口气来，蒋介石又来了。我哥在根据地也回不来，咱们家里又是靠你照管。四七年我在厂里惹翻了蒋介石的特务，不是你，我活不了命，我跑不出去，我也参加不了八路军；可是崔大哥，你为我可受了多少罪呀！（指崔脖子）你看，你看，你为我受的伤现在还在，崔大哥，你说，我今天哪一点不该去！？我哪一点不该去！？（摇着崔的臂膀）

老 崔 （感情真挚地）是的，老弟，咱们是一家人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的事儿也就是你的。咱们多少年来就是这样过的。（一顿）可是，问题不在这儿。

周占魁 在那儿呢？

老 崔 你是忘了你妈跟你媳妇喽。

周占魁 （不服地）我怎么忘了她们？我没有——

老 崔 你到底年纪轻，你不懂得替别人考虑，你就没有想想大

妈，她老人家受得了受不了？熬了这么多年，才算熬到个热和和儿的家，你能够走吗？你爹死得那么苦，你大哥出去又早，现在又远远的在关内做工作，连回来一趟都不容易，大妈想他，真快把眼都望穿了。你现在又要跑了，你想想，大妈心疼不？还有你媳妇桂花，结婚才几个月，肚里又有了小孩儿啦，你能丢了就走？就是桂花她肯，大妈跟你丈母娘也不会答应。老弟，你可知道妇女们担心自己的亲人的那种苦劲儿，我以前就亲眼看见过的，大妈是整夜整夜的合不上眼哪！你说，你替她们想过一点没有？

周占魁 （急得说不出话来）噤！

老 崔 你说，你能够去吗？

周占魁 （转了一转，迸出一句话来）去是一定要去的，可是——这事可怎么办呢？（急得乱跳）我跟妈她们干脆说清楚。

老 崔 这怎么好说呢？特别是今儿个，大妈过五十大寿，可不容易这样高兴一回，你就拿这件事跟她老人家拜寿呀？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前几天，我跟大妈谈我要回国的事，她口里没说，可是我看得出她心里难受，你看她这几天连话也不多说啦，你想你再要走，她还受得了？万一急出个三长两短，你说我们怎么办？

周占魁 你说我怎么办？（急得坐下去，沉默很久，又跳起来）我去找团支书出主意去，反正你是不会给我想办法的。一句话，我非走不可，闹急了我走了再说。（往右边跑去）

老 崔 （追周）喂，喂，怎么可以走了再说呢。别走，别走，

暖暖。（也追下）

〔屋子的门开了，桂花手上拿着快做好的鞋子，紧张地出来，向右边急急地追过去，到堤上边往外看，然后心情沉重地下堤来，坐下去。〕

桂 花 （自语）他真的要走？（心情沉重地噓了一口气，站起来烦乱走着）

亲家母 （在内）桂花，桂花，你哪儿去啦？桂花！

桂 花 （回身坐下）妈，我在外边呢。

（亲家母出。）

亲家母 哎呀，桂花，你怎么跑到外边儿来做活儿呀？你是有喜的人啦，哪能这样的粗心大意，真是毛丫头不懂事。

桂 花 妈，没关系。

亲家母 （大不以为然）没关系？这怎么没关系呀？你没见以前那些个阔人家，肚子里边还没点信儿呢，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连一丝小风儿都怕吹着；咱们当然用不着那么娇气，可是翻身啦，咱们的身子骨也该值价啦呀！你知道——

桂 花 不要紧，妈，屋里边热。

亲家母 唔，（直点头）可不是，这洋房子比咱们乡下的土房子暖得多，我在厨房里剁馅还一个劲的直出汗哪。

桂 花 妈，您也歇会吧。

亲家母 （探讯着）暖，刚才是不是他姑爷在外边啊？

桂 花 （有些吃惊）嗯！没，没看见呀。

亲家母 唔。我在厨房里听见这儿大声大声的嚷来着，就象他姑